

V 你说我说
oice

日前,广州增城市国土及城管部门出动百余人,以“违法用地”为由拆除了该市新塘镇一处由某公司投资建设的马厩。增城市拆除的马厩及相邻建筑群均为去年广州亚运会服务过,当时耗资千万元。(2月21日《重庆晨报》)

《北京晚报》:眼见他起高楼,眼见他宴宾客,眼见他楼塌了。

山东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案让不少人知道还有馒头税一事,而且馒头税的税率高达17%。潘耀民认为,税率过高既不科学,还增加百姓消费的负担,更不利于食品安全。(详见本报今日8版)

张丽:生前交税、死后做馅者,是为人。

近日,央视曝光一种名为尼美舒林的解热镇痛药,可能导致多名儿童死亡,成了“夺命退热药”。令人不解的是,尽管已拥有了“夺命退热药”的称号,但药商并没“下架”。(2月21日《新京报》)

郑山海:小心“夺命退热药”,更要小心“滥用退热药”。

张醒生:强烈建议:为减少社会成本,把公车牌颜色换为红色,红色代表国旗和公务用车!无论公车到那里,群众都可以看到!可先找个市做试点,成功后推广!您同意吗?

R 淇河时评
eviews

小面额纸钞何以面子小?

——追问“玻璃事件”

□李鹏

在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存入手续时,因工作人员迟迟不受理其存储零钞业务,一男子一怒之下将银行柜台玻璃砸坏。近日,该男子因故意损毁公共财物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。(详见本报昨日3版《不满服务态度 怒砸银行玻璃 一男子被行政拘留7日》)

我本一玻璃,平白遭人欺。自叹身单薄,祸起小面额。由顾客存储1元面额纸币遭冷遇而迁怒于柜台玻璃引发的这起治安案件,以储户被处以行政拘留了结。为叙述方便起见,我们不妨称其为“玻璃事件”。冲动是魔鬼。我们无意替“玻璃事件”中这名受

尽冷遇的男子抱屈,对事件作为一般治安案件的一面,这里也不必过多讨论。但对于这起事件背后折射的少数金融企业业者的心态,确有追问的必要——“玻璃事件”不能止于一纸治安处罚决定书,其标本意义非同一般。

根据报道,该男子顺利存入大面额纸币后,就在同一柜台,面对同一柜员,他同样要存入银行的千余元一元面额纸币便成了“烫手的山芋”。那柜员先是出去了半个小时,接着就转而办起了“持之以恒”的“盘库业务”。受理同一名储户业务过程中,可以随意插入“盘库业务”,我不清楚这是哪家银行的规矩。一俟零钞出现,柜面风云突变,这仅仅是巧合吗?

小面额钞票在一些商业银行网点遭冷遇,好面子,亦非一日。不光存入零钞难,兑换零钞往往更难。这种尴尬,实际上无非是利益使然。2010年由收取零钞清点费引发的针对银行服务收费的争论,至今仍未完全平息。零钞清点费虽然已经叫停,少数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特权作风是否消除,自觉维护储户合法权益的思想是否端正了呢?

银行的信誉无价。商业银行具体的市场化经营行为,是否超过了职业道德的底线,是否超越《宪法》、《民法通则》、《合同法》、《价格法》等法律法规,是否有意无意地侵害了储户的合法权益,都值得时时警惕。至少,只要持真币出入银行,不管面额大小,经营者和储户双方都应该“给足面子”才是。

C 世相漫议
artoon

柔情万种的处理意见

□五岳散人

几天前,重庆万州驻京联络处爆出新闻,说是这两年一直有一位领着空饷不上班的“官二代”人士存在。然后就是一番否认、找理由、说借口,看着扛不过去了,重庆万州纪委秉承区委的意思“彻底”查办,最后处理结果如下:开除这位已经出国的“官二代”,责成全额清退、完善驻京联络处的管理。

下面呢?下面没了。调这位“官二代”进驻京联络处的决定是万州区委开会决定的,这位“官二代”的父亲则是万州区委的领导,然后责成万州驻京联络处完善其管理——抱歉,这事儿怎么看怎么怪,怎么看怎么觉得像是找了个替罪羊,还不是杀了祭祀的替罪羊,而是被轻柔地抚摸了几下的替罪羊。

这种处理的方式也算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了,纪委调查与处理是区委安排的,而当初调动的决定也是区委做出的,人又是区领导的千金,退钱就不错了,何况还开除、何况还说整顿。



我们总是说公务员队伍庞大,以至于官民比例已经高到了快养活不起这些公务员的程度。而自打

我记事儿开始,不知道有多少次据说精简机构、裁撤冗员的行动展开过,结果如何那也是不用说了。这里有个悖论:如果真的为人民服务,哪怕是多一些倒也无所谓了,但恰恰是掌握了随时可以增加人员、吃空饷的权力之后,某些人就越来越不会为人民服务了。

说起来,“富二代”并不可怕,他们的生活离我们还是挺远的,尽量管住他们不要飙车,大约是可以没什么社会危害,再说人家用的是自己的钱,怎么糟蹋是自己的事儿。而“官二代”就不同了,因为他们真正进入官场或者只是吃空饷,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
所以,看到这种处理结果的时候,总有让人绝望的感觉,这种柔情万种的处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顾及任何脸面了,在掏走我们钱包里的血汗钱去发吃空饷的“官二代”工资之余,连最基本的处理都越发地敷衍了事,仿佛在说“给你们点儿面子,我这样意思意思就算完事儿了。”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炳文 著

跃落在梁上,一年到头,王岗捡了不少鱼。

一天夜里,他刚闭上眼睛,朦胧中看见妻子走进庵来,给他盖了盖被子,擦了擦眼泪说:“以后我就不能再给你撵鱼了,我要去投生了,明天来替我的是一个戴铁帽的花窝村人。咱与他无亲无故,清早、夜晚你记得给他供碗粥浆水,回头我跟他说一下,让他也给咱撵鱼。”

第二天中午,果然一个头顶铁锅的人要过河,王岗一问,就是花窝村人。王岗让他坐下,问长问短,故意拖延时间。那人非要过河,王岗说啥也不让他过,俩人吵了起来。一个气势汹汹,一个软磨硬泡,就是不让过。时间越拖越长,王岗一看太阳偏西,他说出了原委。那人出了一身冷汗,把铁锅摔得粉碎。

夜里,妻子来了,埋怨王岗坏了她的事。王岗说他不让她离开,虽说阴阳两界,夫妇不能同床共枕,但心里总有个寄托。要不,他一年四季守在河上有啥意义?妻子听后破涕为笑。两人一个阴间,一个阳间,时常在梦中窃窃私语。王岗也时常在梦境中看到妻子赶来一群群鱼,一脸疲惫。

水涨水落,三年过去了。妻子一天告诉他一个消息,河神又派替死鬼来了,她没让。这次是个女人,因与丈夫生气,投河来了,后面跟着一双儿女,她心生怜悯,让她回去了。

一晃又是三年。河神又要让她投生,她哭了,她说,她舍不得离开丈夫,愿在河中为丈夫撵鱼,一直撵到丈夫去世。河神把她的功德报告给阎王,阎王很受感动,破格提她为卫辉府城隍庙城隍爷,王岗还去看过她。

二十八

大雪笼罩,淇河上下一片白茫茫,一只孤雁从天边飞来,几声哀叫,几多凄凉。

第二天,陈晶一大早就到了槐树庄,她把母亲让带的礼品往石头家里一丢,急急忙忙朝河滩的鸭棚跑去。

韩振淇正坐在桌前专心复习,一点儿都没感觉到陈晶的到来。陈晶蹑手蹑脚走到他背后,捂住他的眼睛。韩振淇打了个寒战,如梦初醒。他揉着眼睛说:“你咋又来了?天这么冷。”

“不是天冷我还不来这么急呢,也不知道照顾自己,看成个啥了?昨晚我回到家,我问我爸,‘石头哥犯了啥错?你把他撵回去?’爸爸长叹一声,说,‘在宾馆干一辈子能有啥出息,石头这孩子是棵苗子,劝将不如激将。’我说你在小园地搭了个鸭棚,一面喂鸭,一面复习功课,手冻得裂了个大口子,瘦得不成样子,我哭了,俺妈也哭了。俺爸哈哈笑了,他说:‘看来这孩子要成气候了。’人贵有志,我参加工作离家那天就发誓,不混出个人样就不再踏进槐树庄。冰天雪地,谁不知道冷,人家还睡在被窝里,我把井下的冰层砸开,把水打上来。有人背后说我傻,有人当面说我爱逞能。他们不傻,他们不逞能,一个个喊着想家,早早地打道回府了,现在没有一个混得比我强的。不经苦滋味,哪得花中醉?过两天把我的皮大衣、皮鞋、皮手套、皮帽子都送给他。告诉他,等他考上大学,我用小车去送他。’天还不亮,我妈晃醒我悄悄地说,‘去吧,他好不容易吐了口,别再变卦了。’俺娘儿俩一个人扛一个包,一口气跑到汽车站。你看,俺妈还给你放里面一块大牛肉。”她一边说,一边解包袱,拿出衣服要给韩振淇穿上。

韩振淇说:“先放床上吧,是饭都挡饥,是衣都挡寒。”

“没有好人穿,还有好人瞧呢,也学会不修边幅了。来,穿上。”她给韩振淇穿好大衣,系好扣子,又跪在地上给他系好鞋带,打扮好后说,“中!我爸这身衣服就是给你准备的。昨天晚上,我说春节前我不回来了,我给石头哥喂

鸭做饭,让他好好复习功课,争取明年考个名牌学校。俺妈笑得合不拢嘴。你猜我爸说啥?‘别忘了给你奶上坟,请到家过年。’平时少言寡语的姑娘,今天连珠炮式地说个不停。

穿上大衣,韩振淇顿时感到浑身暖和多了,更让他感到暖和的是陈晶一片火热的心。他拍拍大衣说:“为感谢你,我这八级大厨今天亲自做饭,说吧,你想吃点啥?”

“你歇歇吧,我还不知道你,就会做白水煮面条。还是我来给你亮一手,弄好将就点,少提意见。”

天快黑了,河岸上一片雾蒙蒙,树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几只灰喜鹊落在树枝上,蜷缩着脑袋一动不动,不鸣不叫,就连平日里“嘎嘎”叫个不停的鸭子也缩着翅膀,一声不吭。

陈晶从河里打来水,在煤火上卤好牛肉,下好两碗面条,盛好端给韩振淇。看着韩振淇那狼吞虎咽的样子,她心里既满足又心疼,长出一口气,泪水流了出来。她扭脸擦了擦,又把锅碗洗干净,嘱咐说:“晚上睡觉时把大衣盖在身上。人是铁,饭是钢,再发奋也不能不要身体,晚上饿了照我的样做碗面条,听见没有?我该回去了,来时咱娘还说等我吃饭呢。”她脸上又换成了微笑,“今晚上肯定做好饭。”

韩振淇说:“你在这儿一块儿吃点吧,还想回去吃好的,打偏食?到家也是争(蒸)馍,少(烧)肉,没(母)鸡蛋。”说着,他“嘿嘿”笑了。

陈晶鼻子一皱:“哼,咱娘才不会跟你一样。再说了,就是烧碗开水喝,我愿意。走了,明天清早等我做饭。”她拉开门消失在夜幕中。

陈晶的到来,忙坏了韩世诚两口子。韩世诚专门踏着雪去赶了个集,回来后,剁肉,和面,包饺子。两口子忙了大半天,天黑了,屋里的电灯都亮了,陈晶还没回来,两口子不时朝门口看看,听听外面的动静。煤火上的水又开了,韩世诚说:“咋还不来?我去看看。”

“你是憨还是傻?她不是槐树庄长大的?哪条路她不熟,还用你瞎操心?”石头妈生怕别人打搅儿子和陈晶在一起的每一刻。

屋里又静下去了,只有锅里的水上下翻滚的声音。

陈晶终于回来了。石头娘赶紧端起饺子往锅里下。陈晶说:“娘,可别下完,地里还有个人呢。”

石头娘笑了说:“知道——下熟了,让你爹给他送一碗。”

“甭,娘,到地里就凉了,我一会儿给他送些生的,地里也有火呢。”

石头娘听到这句话心里很舒畅。当大人盼的不是他们互相体贴、互相关心吗?她笑着说:“中,中。吃过饭让你爹送去,你就别去了,黑灯瞎火的,鸭棚又远。”

“远怕啥?还没城市里半道街远呢。”陈晶说。

吃过饺子,陈晶放下饭碗,提着生饺子又走了。看着她远去的身影,石头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她觉得胸口没那么闷了,陈晶的到来比吃十剂良药效果都好。她跟丈夫说:“还是那个样,吃点儿啥都忘不了他,就是个蚂蚱也忘不了给他留一条大腿。”

韩世诚没有说话,他想到了陈保省,有他在,就是煮到锅里的鸭子也会飞走,何况是个大活人?这句话他没有敢说,人都盼好的,谁光盼不好呢? (27)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鹤壁专卖: 鹤壁日报社1楼
热线: 3338633 13323926333